



山西佛寺壁畫

TEMPLE MURALS IN SHANXI PROVINCE

山西佛寺壁畫

柴澤俊 賀大龍 著

文物出版社

2006·北京

責任印製 陸 聯
責任編輯 周 成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山西佛寺壁畫 / 柴澤俊、賀大龍編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3

ISBN 7-5010-1895-2

I. 山... II. ①柴...②賀... III. 寺廟壁畫—研究—山西省 IV. K879.41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19900 號

山 西 佛 寺 壁 畫

柴澤俊 賀大龍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燕泰美術製版印刷有限責任公司製版
北京市達利天成印刷裝訂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787 × 1092mm 1/8 印張: 33 2006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895-2/K · 997 定價: 陸佰圓

香港旭日集團董事長楊釗先生虔誠佛陀，尤崇佛教文化。受楊先生囑托，實地考察了山西佛寺壁畫，逐一鑒別測量，拍攝彩照，經研究撰寫成文，收集成冊，並由楊先生資助、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誠屬宏揚佛教文化之一大功德爾。

目 錄

研 究 篇

一 壁畫的源流與繪製	1
(一) 壁畫的產生及其分類	1
(二) 佛寺壁畫的發展與成就	2
(三) 壁質構造及其繪製方法	7
二 山西唐、五代、宋、遼、金佛寺壁畫	11
(一) 概論	11
(二) 五臺縣佛光寺東大殿唐代壁畫	13
(三) 平順縣大雲院彌陀殿五代壁畫	15
(四) 高平市開化寺大雄寶殿宋代壁畫	16
(五) 靈丘縣覺山寺舍利塔遼代壁畫	23
(六) 應縣佛宮寺釋迦塔遼、金壁畫	24
(七) 朔州市崇福寺彌陀殿金代壁畫	27
(八) 繁峙縣巖山寺文殊殿金代壁畫	30
三 山西元代佛寺壁畫	38
(一) 概論	38
(二) 稷山縣青龍寺腰殿、後殿、伽藍殿元代壁畫	39
(三) 稷山縣興化寺元代壁畫	48
(四) 洪洞縣廣勝下寺大雄寶殿元代壁畫	49

四	山西明、清佛寺壁畫	53
	(一) 山西明、清佛寺壁畫統計表	53
	(二) 太原市崇善寺明代畫稿	58
	(三) 五臺縣佛光寺文殊殿明代壁畫	59
	(四) 太原市多福寺大雄寶殿明代壁畫	60
	(五) 靈石縣資壽寺大雄寶殿、藥師殿、水陸殿明代壁畫	63
	(六) 繁峙縣公主寺大佛殿明代壁畫	66
	(七) 渾源縣永安寺傳法正宗殿明代壁畫	69
	(八) 洪洞縣廣勝上寺彌陀殿、毗盧殿、西垛殿明代壁畫	71
	(九) 太谷縣圓智寺千佛殿、大覺殿明、清壁畫	75
	(一〇) 陽高縣雲林寺大雄寶殿明代壁畫	78
	(一一) 太谷縣淨信寺三佛殿、毗盧殿清代壁畫	79
	(一二) 大同市善化寺大雄寶殿清代壁畫	82
	(一三) 大同市華嚴寺大雄寶殿清代壁畫	84
彩	色 圖 版	95
圖	版 說 明	223
後	記	249

圖 版 目 錄

一	五臺縣佛光寺全景	95	二一	諸菩薩衆之十三	唐	102	
二	佛光寺東大殿	唐	95	二二	諸菩薩衆之十四	唐	103
三	東大殿內前槽拱眼壁畫	唐	96	二三	東大殿佛座壁畫——毗沙門天王	唐	104
四	彌陀說法圖	唐	96	二四	鎮妖天神	唐	104
五	觀世音菩薩	唐	97	二五	鎮妖天神	唐	104
六	大勢至菩薩	唐	97	二六	平順縣大雲院彌陀殿	五代	105
七	東大殿內北側拱眼壁畫——諸菩薩衆	唐	98	二七	彌陀殿東壁壁畫		
八	東大殿內南側拱眼壁畫——諸菩薩衆	唐	98		——維摩淨土變(文殊及脅侍)	五代	106
九	諸菩薩衆之一	唐	99	二八	香積菩薩及侍者	五代	107
一〇	諸菩薩衆之二	唐	99	二九	舍利弗	五代	107
一一	諸菩薩衆之三	唐	99	三〇	擎花天女	五代	108
一二	諸菩薩衆之四	唐	99	三一	諸菩薩衆	五代	108
一三	諸菩薩衆之五	唐	100	三二	菩薩和諸天	五代	109
一四	諸菩薩衆之六	唐	100	三三	菩薩與弟子	五代	109
一五	諸菩薩衆之七	唐	100	三四	諸菩薩衆	五代	110
一六	諸菩薩衆之八	唐	100	三五	須彌山化菩薩衆	五代	110
一七	諸菩薩衆之九	唐	101	三六	飛天	五代	111
一八	諸菩薩衆之十	唐	101	三七	諸菩薩衆和伎樂天	五代	111
一九	諸菩薩衆之十一	唐	101	三八	彌陀殿扇面牆壁畫		
二〇	諸菩薩衆之十二	唐	101		——觀世音菩薩	五代	112

三九	大勢至菩薩	五代	113	七四	東方持國天王	遼—金	131
四〇	高平市開化寺大雄寶殿	北宋	114	七五	南方增長天王	遼—金	131
四一	大雄寶殿西壁壁畫	北宋	114	七六	西方廣目天王	遼—金	132
四二	釋迦牟尼說法	北宋	115	七七	北方多聞天王	遼—金	132
四三	諸菩薩衆	北宋	116	七八	金剛之一	遼—金	132
四四	釋迦牟尼說法	北宋	117	七九	金剛之二	遼—金	132
四五	須闍提太子本生	北宋	118	八〇	鬼卒之一	遼—金	133
四六	華色比丘尼經變(刑場)	北宋	118	八一	鬼卒之二	遼—金	133
四七	善事太子本生	北宋	119	八二	供養人之一	遼—金	134
四八	入海求珠與神牛醫眼	北宋	119	八三	供養人之二	遼—金	134
四九	觀織	北宋	120	八四	供養人之三	遼—金	134
五〇	大雄寶殿東壁壁畫			八五	供養人之四	遼—金	135
	——兜率天宮會	北宋	121	八六	供養人之五	遼—金	135
五一	脅侍菩薩	北宋	121	八七	供養人之六	遼—金	135
五二	普光法堂會	北宋	122	八八	釋迦牟尼說法	遼—金	136
五三	菩薩赴會	北宋	122	八九	釋迦牟尼說法	遼—金	136
五四	重會普光法堂	北宋	123	九〇	飛天之一	遼—金	137
五五	赴會	北宋	123	九一	飛天之二	遼—金	137
五六	大雄寶殿北壁壁畫——鹿女本生	北宋	124	九二	飛天之三	遼—金	137
五七	觀世音法會	北宋	124	九三	朔州市崇福寺彌陀殿	金	138
五八	樂舞伎	北宋	124	九四	彌陀殿西壁壁畫		
五九	樂舞伎	北宋	124		——釋迦牟尼說法	金	138
六〇	靈丘縣覺山寺塔	遼	125	九五	釋迦牟尼說法(局部)	金	139
六一	覺山寺塔底層壁畫——觀世音菩薩	遼	126	九六	觀世音菩薩和普賢菩薩	金	140
六二	地藏菩薩	遼	126	九七	普賢菩薩(局部)	金	141
六三	東方持國天王	遼	126	九八	大勢至菩薩(局部)	金	141
六四	北方多聞天王	遼	126	九九	彌陀殿東壁壁畫		
六五	大輪明王	遼	127		——釋迦牟尼說法	金	142
六六	馬頭明王	遼	127	一〇〇	脅侍菩薩(局部)	金	143
六七	無能勝明王	遼	127	一〇一	脅侍菩薩(局部)	金	143
六八	飛天	遼	127	一〇二	飛天	金	144
六九	應縣佛宮寺釋迦塔	遼	128	一〇三	彌陀殿西壁壁畫——飛天	金	144
七〇	釋迦塔底層壁畫			一〇四	五佛赴會	金	144
	——密跡金剛之一	遼—金	129	一〇五	彌陀殿南壁壁畫		
七一	密跡金剛之二	遼—金	129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金	145
七二	阿難和天王	遼—金	130	一〇六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局部)	金	146
七三	迦葉和天王	遼—金	130	一〇七	吉祥天	金	147

- 一〇八 婆藪天 金 147
- 一〇九 繁峙縣巖山寺全景 148
- 一一〇 巖山寺文殊殿西壁壁畫 金 148
- 一一一 太子降生 金 150
- 一一二 敲鼓報喜 金 150
- 一一三 群臣朝賀 金 150
- 一一四 隔城投象 金 150
- 一一五 射九重鐵鼓 金 151
- 一一六 出游西門 金 151
- 一一七 離宮出走 金 152
- 一一八 尋覓太子與苦行修道 金 152
- 一一九 酒樓市井 金 153
- 一二〇 巖山寺文殊殿東壁壁畫 金 154
- 一二一 釋迦牟尼說法 金 156
- 一二二 須闍提太子本生(後宮祭祀) 金 156
- 一二三 鬼子母本生(宮中宴樂) 金 156
- 一二四 龍宮赴宴 金 156
- 一二五 水推磨坊 金 157
- 一二六 天宮樓閣 金 157
- 一二七 農夫趕驢 金 158
- 一二八 巖山寺文殊殿北壁壁畫
——海市蜃樓 金 159
- 一二九 七級浮圖 金 160
- 一三〇 稷山縣青龍寺 161
- 一三一 青龍寺腰殿西壁壁畫 元 162
- 一三二 帝釋聖衆 元 164
- 一三三 梵天聖衆 元 164
- 一三四 護法善神 元 164
- 一三五 元君聖母衆 元 164
- 一三六 執幡玉女 元 165
- 一三七 諸大羅叉將衆 元 165
- 一三八 鬼子母衆 元 165
- 一三九 五通仙人衆 元 165
- 一四〇 四海龍王衆 元 166
- 一四一 三身佛 元 167
- 一四二 毗盧佛 元 167
- 一四三 青龍寺腰殿南壁壁畫
——地居飛空衆 元 168
- 一四四 往古后妃宮女衆 元 168
- 一四五 往古賢婦烈女衆 元 169
- 一四六 青龍寺腰殿北壁壁畫
——陰曹地府面善大師等衆 元 169
- 一四七 青龍寺後殿西壁壁畫 元 170
- 一四八 青龍寺後殿東壁壁畫 元 170
- 一四九 彌勒佛 元 171
- 一五〇 脅侍菩薩 元 171
- 一五一 帝后剃度 元 172
- 一五二 飛天 元 172
- 一五三 稷山縣興化寺中院南壁壁畫
——七佛圖(局部) 元 173
- 一五四 稷山縣興化寺中院南壁壁畫
——七佛圖(局部) 元 173
- 一五五 供養菩薩 元 174
- 一五六 供養菩薩 元 174
- 一五七 興化寺中院腰殿壁畫
——太子誕生 元 174
- 一五八 洪洞縣廣勝下寺大雄寶殿 元 175
- 一五九 大雄寶殿東壁頂端壁畫
——善財參見摩耶佛母 元 175
- 一六〇 善財參見天主光天女 元 176
- 一六一 遍友童子師 元 176
- 一六二 太原市崇善寺畫稿——太子沐浴 明 177
- 一六三 出游東門 明 177
- 一六四 奉獻僧衣 明 177
- 一六五 五臺縣佛光寺文殊殿 金 178
- 一六六 文殊殿西壁南部壁畫——羅漢 明 179
- 一六七 羅漢(局部) 明 179
- 一六八 文殊殿北壁西部壁畫——羅漢 明 179
- 一六九 羅漢(局部) 明 179
- 一七〇 太原市多福寺大雄寶殿 明 180
- 一七一 大雄寶殿東壁南部壁畫
——釋迦牟尼本行 明 180
- 一七二 腋下生子 明 181
- 一七三 週行七步 明 181

一七四	天人獻寶蓋	明	182		
一七五	大雄寶殿西壁北部壁畫				
	——釋迦牟尼本行	明	183		
一七六	世尊指生	明	183		
一七七	爲父說法	明	183		
一七八	雙林涅槃	明	184		
一七九	靈石縣資壽寺大雄寶殿	明	185		
一八〇	大雄寶殿西壁壁畫	明	185		
一八一	天王和諸天	明	186		
一八二	護法神關羽	明	186		
一八三	大雄寶殿東壁壁畫				
	——天王及諸天	明	187		
一八四	資壽寺藥師殿西壁壁畫	明	188		
一八五	天龍八部之一	明	188		
一八六	藥師殿東壁壁畫				
	——天龍八部之二	明	188		
一八七	資壽寺水陸殿西壁壁畫	明	189		
一八八	羅刹女神祇等衆	明	189		
一八九	繁峙縣公主寺		190		
一九〇	公主寺大佛殿西壁南部壁畫	明	190		
一九一	大佛殿東壁中部壁畫	明	191		
一九二	帝釋天主	明	192		
一九三	大梵天主	明	192		
一九四	后土聖母	明	192		
一九五	四大天王之一	明	192		
一九六	大佛殿南壁西部壁畫				
	——往古孝子順孫衆	明	193		
一九七	渾源縣永安寺傳法正宗殿	元	194		
一九八	傳法正宗殿南壁東梢間壁畫	明	194		
一九九	傳法正宗殿南壁西梢間壁畫	明	195		
二〇〇	傳法正宗殿南壁西梢間壁畫	明	195		
二〇一	傳法正宗殿東壁壁畫				
	——天地水三官衆	明	196		
二〇二	水星真君	明	196		
二〇三	計都星君	明	196		
二〇四	往古九流百家衆	明	196		
二〇五	傳法正宗殿北壁壁畫				
	——不動尊明王	明	197		
二〇六	洪洞縣廣勝上寺彌陀殿	元	198		
二〇七	彌陀殿扇面牆壁畫——毗盧佛	明	198		
二〇八	盧舍那佛	明	198		
二〇九	釋迦牟尼佛	明	198		
二一〇	諸菩薩衆	明	199		
二一一	諸菩薩衆	明	199		
二一二	彌陀殿東壁壁畫				
	——西方七宿星君	明	199		
二一三	護法神將	明	199		
二一四	廣勝上寺毗盧殿	元	200		
二一五	毗盧殿北壁壁畫				
	——十二圓覺菩薩(局部)	明	200		
二一六	十二圓覺菩薩(局部)	明	201		
二一七	十二圓覺菩薩(局部)	明	201		
二一八	圓覺菩薩(特寫)	明	202		
二一九	毗盧殿東壁壁畫——三身佛	清	203		
二二〇	廣勝上寺西垛殿東壁壁畫				
	——諸仙赴會	明	203		
二二一	太谷縣圓智寺千佛殿	明	204		
二二二	千佛殿南壁壁畫——西側金剛	明	204		
二二三	東側金剛	明	204		
二二四	千佛殿東壁壁畫				
	——千佛圖(局部)	明	205		
二二五	千佛殿西壁壁畫				
	——千佛圖(局部)	明	205		
二二六	圓智寺大覺殿	明	206		
二二七	大覺殿南壁壁畫——三教祖師	清	206		
二二八	大覺殿東壁壁畫				
	——九曜星官神像	清	207		
二二九	大覺殿北壁壁畫				
	——十八羅漢(局部)	明	207		
二三〇	十大明王之一	明	207		
二三一	陽高縣雲林寺大雄寶殿	明	208		
二三二	大雄寶殿北壁壁畫——日光菩薩	明	208		
二三三	月光菩薩	明	208		
二三四	大雄寶殿東壁壁畫				

——北極紫微大帝 明	· · · · · · 209	二四八 大雄寶殿西壁壁畫	
二三五 忉利帝釋天主 明	· · · · · · 209	——觀世音菩薩 清	· · · · · · 216
二三六 文勳官僚衆 明	· · · · · · 209	二四九 大同市華嚴寺大雄寶殿 遼——金	· · · · · · 217
二三七 往古賢婦烈女衆 明	· · · · · · 210	二五〇 大雄寶殿南壁壁畫	
二三八 大雄寶殿西壁壁畫		——釋迦牟尼說法 清	· · · · · · 217
——北嶽安天玄聖帝 明	· · · · · · 210	二五一 大雄寶殿西壁壁畫	
二三九 太谷縣淨信寺外景	· · · · · · 212	——釋迦牟尼說法(局部) 清	· · · · · · 218
二四〇 淨信寺三佛殿東壁壁畫		二五二 大雄寶殿東壁壁畫	
——隔城拋象 清	· · · · · · 212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清	· · · · · · 218
二四一 龍宮講道 清	· · · · · · 213	二五三 釋迦牟尼本行 清	· · · · · · 218
二四二 踰馬奔馳 清	· · · · · · 213	二五四 太子習數 清	· · · · · · 218
二四三 淨信寺毗盧殿西壁壁畫		二五五 大雄寶殿西壁壁畫	
——南斗六星神衆 清	· · · · · · 214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清	· · · · · · 219
二四四 毗盧殿東壁壁畫		二五六 法嗣圖(局部) 清	· · · · · · 219
——往古烈女神衆 清	· · · · · · 214	二五七 樂伎 清	· · · · · · 219
二四五 大同市善化寺大雄寶殿 遼	· · · · · · 215	二五八 大雄寶殿東壁壁畫	
二四六 大雄寶殿南壁壁畫——諸菩薩衆 清	· · · 215	——十六寶觀(局部) 清	· · · · · · 219
二四七 菩薩、弟子和諸天 清	· · · · · · 215		

一 壁畫的源流與繪製

(一) 壁畫的產生及其分類

壁畫的肇始年代遙遠。遠古時期，人們穴居野處，以山洞為居舍。當時的壁畫也就隨之畫在了山崖或洞窟石壁上。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河水”條載：“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餘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畫若虎、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似圖焉，故亦為之畫石山也。”近年來，在青海、新疆、西藏、雲南、廣西、貴州、四川、福建、江蘇、黑龍江、內蒙古、寧夏、甘肅等地發現的大批原始時代的巖畫，無疑是我國遠古時代壁畫的濫觴。這些巖畫的內容包括原始先民的各種狩獵活動、部落征戰以及衆多的人物與動物圖像。巖畫的時代可以上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畫面描繪的內容正是當時社會生產和生活面貌的反映(註一)。

新石器時代末期至戰國時代的壁畫，歷史文獻中記述很少。窮究其典籍，反映這一段壁畫演變的史料大致如下：漢人應劭的《風俗通義》中載：黃帝在門上畫神荼、郁壘二人，用以檢識惡鬼，并驅除之。《周禮注疏》中有周王於“路寢”(朝見諸侯的明堂)門外視朝，故在其門上畫出猛虎，名曰“虎門”，使人不敢隨意出入的故事。《孔子家語》中則記有孔子就曾經在周王室祭祀用的明堂四壁目觀過讓人識別善惡的堯、舜、桀、紂的不同形象和周公抱成王朝見諸侯的忠君圖像。戰國時代，廟宇、祠堂之中的壁畫普遍出現，內容多以“成教化，助人倫”為主，聖君賢相、忠臣烈女、天地鬼神、山靈海怪也都羅列在壁畫之中。據漢人王逸《楚辭章句·天問序》中記載，在楚國先王廟中就繪有天地、山川、河流、神靈鬼怪以及聖賢事跡的壁畫。漢人劉向在《說苑》中還講述了一個齊王築起九重臺，召畫工繪製敬君圖畫，因臺高壁廣，短時間畫不完，畫者久不能歸家的故事。從上述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壁畫是隨着建築的營造而發展的。其內容又因社會的變革而不斷演變着。

秦、漢以後，隨着社會的發展，壁畫的應用範圍除了宮廷宅第，在一些達官貴人的墓室中也普遍出現。據此產生宮廷壁畫與墓室壁畫之分。佛教傳入和道教興起之後，壁畫大量繪製於寺廟之中，故又產生了寺觀壁畫這一壁畫門類。至此，中國古代壁畫分為三條脈絡而并行發展。

兩漢時期，宮廷、殿堂多有壁畫。西漢長安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廌”；麒麟閣上畫文武大臣圖像；甘泉宮畫金日磾的母親休屠王閼氏像；未央宮畫趙充國像；魯靈光殿畫天地、群生、雜物、奇獸、山靈、海怪等(註二)。東漢永平年間(公元58—75年)，在南宮雲臺上畫光武帝劉秀的二十八功臣圖像；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於鴻都門學內(即學府)畫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另外，在東漢的一些府宅中除了畫有山神、海靈、奇禽、異獸，還繪有清濁官吏進爵罷退事跡。當時，畫工還為循吏、烈女、孝子、賢士畫像。壁畫的內容較前逐漸豐富，應用範圍亦較前廣泛了。

兩漢時期厚葬之風盛行，帝后官吏生前榮華富貴，宮室府第中繪有壁畫，死後墓內四壁也多要作畫。作畫內容多為墓主人生前車騎出行、樓閣宴飲、奴僕侍奉以及雜技表演、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田野耕作、神話故事、奇禽怪獸和龍鳳飛舞等。這在已經發掘出來的河南洛陽、旅大營子城、河北望都、山東梁山、遼寧遼陽、湖南長沙、內蒙古托克托與和林格爾、山西平陸棗園等許多漢墓壁畫中都得到了驗證。魏、晉、南北朝至唐末、五代，因襲漢制，墓室中亦多有壁畫。除了上述內容，星宿、歌舞、花卉、鳥獸、達官、富貴、城樓、殿閣、節孝、僕從以及宴樂侍奉、庭堂對坐等日常生活場面都可以在墓室壁間看到。

我國古代壁畫的大規模發展是在佛教和道教興起之後。道家思想起源戰國，道教的形成則始於西漢。漢武帝命畫工於甘泉宮畫天地、太一、諸鬼神，開創了我國古代道教壁畫的先河。東漢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派中常侍左悺在陳國苦縣(今河南省鹿邑縣東面)所祭祀的老子廟，應是見於記載的我國道教宮觀最早的實例(註三)。西漢末年，佛教經西域傳入中原。這是由西域到中原的使節、侍子和商人中的佛教信徒傳入的(註四)。東漢初年，在帝王官貴中已開始信奉佛教。漢明帝劉莊因夜夢項有日光的金人，故遣使取經立寺，為弘揚佛教奠定了基礎。東漢末年的牟子在《理惑篇》中寫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即白馬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北齊時魏收所撰的《魏書·釋老志》在追述東漢佛教興起的情景時亦云：“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白馬寺是我國古代佛寺之始。自白馬寺之後，佛法廣布，佛刹遍及各地，寺廟壁畫亦隨之逐漸增多。至東漢末年，中國固有的民族壁畫在吸收外來的佛教藝術精華的過程中，豐富了壁畫的內容，充實了壁畫的技法，發展了民族壁畫的風格。應該說，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壁畫的固有傳統與外來佛教藝術交流與融合的開端。

(二) 佛寺壁畫的發展與成就

在東漢崇佛仰僧、譯經立寺的基礎上，魏、晉之際佛教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僧侶、信士廣布教義，各地佛寺屢有興建。據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所載：“永嘉中(公元307—313年)惟有寺四十二所。”唐人法琳在《辯正論》中則有東晉一百零四年，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的記載。隨着寺院的興建，造像與壁畫也相應發展。一些著名的畫家開始進入寺院，繪製壁畫。江南建鄴(註五)的建初寺晉時被焚重修後，曾於寺中繪康僧會圖像。這是我國見於記載的最早的供養人畫像，也是佛寺壁畫中把供養人用作畫題的先例(註六)。當時最受推崇的著名大畫家顧愷之，曾為建鄴瓦官寺繪維摩詰像於壁。其技藝高超，形神皆妙，開光後觀者欣喜若狂，紛紛慷慨解囊施捨，此寺遂得錢百萬(註七)。至此，佛寺壁畫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欣慕瞻仰。其佳作則進入高雅逸致、墨彩并重的藝術境界，顧愷之亦被譽為佛寺壁畫的“開山祖師”。另外，武昌昌樂寺的壁畫，就是號稱晉代書畫第一者的王廙所作。江陵龍寬寺和剡中本記寺的壁畫，亦出自江南名家史道碩之手。這些壁畫都是當時佛寺中運筆精妙、形神皆備的佳品。

南北朝時期，由於地方政權割據，人們的經濟與社會負擔日趨繁重，祈求得到解脫和求得善果成為世人的迫切願望。為此，信佛之風日盛，僧徒、信士和邑子急劇增多，教勢迅猛發展。廣建佛寺、開鑿石窟、雕塑佛像、繪製壁畫，成為當時在僧眾中倍受推崇的一項業績。寺廟壁畫不僅成為人們禮拜朝謁的對象，而且也是寺廟建築中莊嚴富麗的一種裝飾。許多繪畫名家，終生丹青於寺壁，這在古代文獻和現存實物中都是不乏其例的。

據《高僧傳》所述，南朝四代，佛寺都在千座以上，僧尼不下數萬人。其中宋代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尼三萬六千人；齊代寺院二千零一十五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梁代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陳代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註八)。北朝興建佛寺亦盛極一時，出家者之眾前所未有。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京師平城僅有新舊佛寺一百所，僧尼兩千餘人；各地置有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五人。到了北魏末年，僅新都洛陽的寺院就達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廟則達三萬餘所，僧尼上升到二百餘萬人(註九)。北齊諸帝多半信佛，鄴都佛寺計有四千餘所，僧尼近八千人；全境寺院則為四萬餘所，僧尼達二百餘萬人(註一〇)。儘管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兩次大規模的滅佛，其間大量拆毀佛寺，同時還俗僧尼百萬，但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北周宣帝宇文贇繼位後，又重興佛法，恢復寺院，使僧尼更眾，教勢有增無減。

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建築，分寺院和石窟兩類。南方佛寺大多是磚木結構的殿宇，建築、雕塑、壁畫三位一體，殿堂內設置造像，壁畫布於四壁。北方佛寺則因地制宜，廣鑿石窟，窟內或雕造佛像、或繪製壁畫、或兩者兼備。現存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萬佛峽、天水麥積山石窟、新疆克孜爾千佛洞等，都是這一時期開鑿的。至此，以佛教題材為表現內容的壁畫，又可細分為寺院壁畫與石窟壁畫兩類。

隨着佛寺建築在南北朝的大量興建，佛寺壁畫的繪製也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從歷史文獻和現存的這一時期的壁畫中得

知，其間的佛教壁畫上佛像多為立式，有釋迦牟尼、盧舍那佛、阿彌陀佛等。另外，還有弟子、天人、天王、金剛、菩薩、高僧、供養人等。具有中原特色的各種經變也是壁畫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本生經變、維摩經變、寶積經變、涅槃經變、西方淨土變、鬼子母圖等，畫面廣闊，構圖別致，內容豐富，人物、建築、山水、雲霧穿插巧妙。應該說，這一時期的佛教壁畫已經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繪畫體系。

南北朝時期在佛寺內作畫的名師，從文獻上可見者有南朝宋代的陸探微、謝靈運畫甘露寺，顧駿之畫王法寺，江僧寶畫長慶寺、景公寺；齊代的宗測畫永業寺，沈標畫王觀寺，丁光畫光相寺，智積畫研石山佛殿；梁代的張僧繇畫天皇帝、永安寺，張善果畫陟岵寺、棲露寺、靜樂寺、惠日寺，張儒童畫報恩寺、興盛寺、東安寺，焦寶願畫草堂寺，陸整畫何后寺、逮善寺等。北朝北魏的楊迺德善畫佛像，進而則捨身入寺；北周的田僧亮畫大雲寺、光明寺、皈依寺，袁子昂畫空觀寺、恩覺寺；北齊的曹仲達畫開業寺，楊子華畫北宣寺、永福寺，劉殺鬼畫大定寺等(註一一)。每座寺廟內大多不是一座殿堂，而每座殿堂內的牆壁面積少者百餘平方米，多者幾百乃至上千平方米。在如此宏闊的牆面上繪製壁畫，決非一位名師所能勝任。這需要數人乃至數十人的集體創作。上述所載祇不過是各朝畫師中的傑出者。每寺一人，蓋是主持和導師而已，決非全部。南北朝時期的畫師在繼承我國民族壁畫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外來佛教內容和梵式藝術的造型風格，融滙貫通，將構圖、暈染、重彩、山水的技法同現於壁間，使佛寺壁畫的繪製水平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從而為隋、唐佛寺壁畫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隋代的統一結束了魏、晉以來政治、經濟、文化南北長期隔絕的局面。隋文帝楊堅崇信佛法，廣建佛寺，曾三次下詔命令全國一百一十三州建造舍利塔，并分封舍利藏於其中。據《法苑珠林》載：“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周朝廢寺咸乃興立之，名山之下各為一寺，一百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其餘別造不可具知之矣……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復，使佛寺、廟宇、宅邸等建築日趨華麗，佛寺壁畫的繪製隨之也更加隆盛。當時，南北畫師交流技藝，精英名家爭顯才能，許多優秀佳作相繼問世。僅據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與唐人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所載，隋代繪製過佛寺壁畫的著名畫師就有展子虔、鄭法士、鄭法輪、鄭德文、孫向子、李雅、蔡生、陳善見、尉遲跋質那、釋玄暢、釋迦佛陀、釋跋摩、釋曇摩拙義、董伯仁、楊契丹、田僧亮、劉烏等近二十人。他們繪製過壁畫的寺廟見於記載者有定水寺、崇聖寺、龍興寺、東安寺、靈寶寺、雲華寺、甘露寺、白雀寺、終聖寺、光寧寺、大石寺、少林寺等四十三座。上述寺廟的分布地域有上都(今陝西省長安縣)(註一二)、東都(今河南省洛陽市)、江都(今江蘇省儀徵縣東北)、浙西(今浙江省西部)、江陵(今湖北省潛江縣西面)、汝州(今河南省魯山、郟山、寶豐、伊陽四縣)和成都等。

隋代的壁畫題材較南北朝時期更為廣泛。維摩詰變相、涅槃變相、降魔變相、法華經變、八國王子分舍利、千鉢文殊、密跡金剛神像、定光儒童、婆藪仙以及羅漢、神鬼、供養人等無所不有。當時的法華經變還專門製有粉本留存。這是目前已知的我國最早的壁畫粉本，也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法華經變相。在壁畫繪製技術上，隋代繼承南北朝繪畫傳統并有所創新和發展。尉遲跋質那、楊契丹、釋迦佛陀等外來畫師廣為傳播的某些古印度佛像造型和西方薄衣露肌的畫法，很快被我國的畫師們吸收與融合，基本上沒有外來藝術的生硬夾雜之感。現存敦煌莫高窟的隋代壁畫，就是突出的例證。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社會形勢安定、經濟生產發達、文化藝術繁榮的時代。經濟、文化的繁榮給宗教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宗教的鼎盛又使佛寺、塑像、壁畫等在唐代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其間名家輩出，爭奇鬥艷，許多優秀傑作應運而生，層出不窮，由此構成我國古代繪畫史上的奇觀。

唐代皇室因其與道教祖師李耳同姓而推崇道教，并到處建立道觀，命畫工仿照佛寺在道觀內大量繪製壁畫。但是，唐代皇室崇佛有過於仰道。初唐時期，北周滅佛時毀壞的佛寺全部得到恢復。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曾數次下詔興建佛寺，各地隨之普度僧尼。當時，海內寺院已有三千七百一十六所，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註一三)。唐高宗李治為薦福於母后，主持興建大慈恩寺。此寺有十餘院，主從建築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唐代都城長安佛寺之多，達一百五十多所。佛教勝地五臺山，傳為文殊菩薩道場，北魏時開始大建寺院，至北齊時達二百餘所。唐代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五“諸菩薩住處品”中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教說法。”此說流傳之後，五臺山佛事更盛。自唐太宗李世民至唐德宗李適，凡九帝，莫不傾仰靈山，每光五頂，勅詔遣僧建寺，廣度僧尼(註一四)。唐時在五臺山擴建規模宏偉的佛寺七十餘所，全山僧尼達萬人之衆(註一五)。中唐時期繪製的《五臺山圖》(實即《五臺山寺廟分布圖》)，畫面上的寺廟輾轉千里之外，五臺山的佛事之盛可見一斑。五代以後，此圖被繪於敦煌莫高窟石壁上，至今猶存，可資為證。時至唐武宗會昌年間(公元841

—846年)，全國已有勅建的大型佛寺四千六百所，中、小寺廟四萬餘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註一六)。

唐代佛寺壁畫，規模之大，藝術之精，名家之多，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布施者以繪塑為功德，繪製者以繪塑為業績。朝野競相入寺繪畫，致使繪製佛寺壁畫成風。僅《歷代名畫記》、《兩京耆舊傳》和《記兩京外州寺觀壁畫》所載的繪製佛寺壁畫的著名畫師就有八十多人，其中提到的寺院僅兩京和成都一帶就有八十餘所。例如，敬愛寺的壁畫，就是由吳道子、何長壽、王詔應、劉行臣等十一名畫師先後繪製而成。資聖寺的壁畫也是由吳道子、楊庭光、尹琳等九名畫家次第完成。大慈恩寺地位顯赫，是唐高宗李治為母薦福所建，故寺內壁畫集唐代名師之大成。據畫史所載，大慈恩寺由閻立本畫兩廊，尉遲乙僧和尹琳畫塔下四壁，張孝師畫地獄變相，其後吳道子、楊庭光、鄭虔、畢宏、王維、李果奴、韋鑾等十二位名師也曾為此寺繪製過壁畫。唐代高僧善導，繼曇鸞之後沿襲淨土法門，創作“淨土變相”三百多壁。吳道子僅在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的寺觀中，就為殿宇廊廡三百多間繪製過壁畫。當時每間的計量方法不詳，僅以每間一壁計算，高、寬若3米，每間計有9平方米，三百間共計2700平方米。成都大聖慈寺內九十六院滿繪壁畫，樓閣殿塔，庭堂廊房，共八千五百二十四間。若仍以每間9平方米折算，計有76716平方米。各種佛、菩薩、帝釋、梵王、羅漢、明王、天王、金剛等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三尊。各種佛會、法會、經變一百八十五幅(註一七)。如此大量的驚心動魄的鴻篇巨製，令人驚嘆！這是非宗教鼎盛時期和藝術高峰之際所不可能達到的。

在畫題和內容方面，唐代除承襲前世之作外，隨着佛經的大量譯著，佛教造像(即佛、菩薩等)、經典儀軌、經變故事、佛壇法會等較前大為增多。僧徒求法、世人禮佛、山川雲霧、樹木花草、城池、寺觀、殿臺、樓閣等也都作為畫題羅列於壁間。以經變故事為例，見於記載者有西方淨土變、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變、彌勒下生經變、維摩詰經變、法華經變、華嚴經變、金光明經變、本行經變、降魔經變、地獄變相、金剛經變、日月藏經變、十輪經變等二十餘種。其中尉遲乙僧畫降魔變，“變形之魔女，身若出壁”；吳道子畫地獄變相，“變狀陰慘，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慄”；尹琳畫文殊、普賢二菩薩，分別駕駛獅、象之上。另外，在唐代的寺廟壁畫上已經出現千鉢文殊、水月觀音和密教中的六臂十一面觀音的形象。

在畫法上，唐代已將外來藝術的影響全部融合於傳統壁畫的繪製之中。各種人物的造型、面相、髮髻、服飾都表現出唐朝太平盛世的雍容和富麗。佛像端莊慈善，菩薩豐滿俊逸，金剛、天王威武而不猙獰。菩薩等佛教造像髮髻高束，纓絡垂胸，衣飾具有絹、羅的質感，柔軟貼體，有“曹衣出水”之勢。樂舞伎和供養菩薩衣飾飄舉，秀麗動人。各種變相的山水雲霧奇形異狀，變幻莫測，貫穿佛經的內容，產生出令人聯想的意境。畫面的構圖、勾綫、着色、暈染等繪畫技法，在唐代均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晚唐時，唐武宗李炎於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八月下詔廢佛，史稱“會昌滅法”。當時大小寺院四萬四千六百所被夷為平地，塑像、壁畫損毀無遺，僧尼還俗，畫師被遣散各地(註一八)。這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次大厄運，也是我國古代藝術史上的一次浩劫。唐武宗死後，唐宣宗李忱重興佛法。不過，此時已近唐末，藩鎮割據，征戰四起，社會處於動蕩之中，故而寺院的恢復遠不如初唐和盛唐時那樣興隆了。

山西省現存唐代木構佛寺殿宇三座，即五臺縣佛光寺和南禪寺以及平順縣天臺庵。其中兩座(南禪寺、天臺庵)乃山村小廟，幾經後人補葺，殿內原有壁畫不存(註一九)。惟佛光寺規模較大，布局廣闊，雖於“會昌滅法”時毀壞，但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又重建起來。寺內東大殿是我國現存唐代木構建築的代表作。殿內唐代壁畫(註二〇)在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塑造羅漢時損毀，僅存拱眼壁上和佛座背面數幅。其畫題為佛、菩薩。畫面色澤有的已經泛鉛。這是我國唐代佛寺壁畫中的僅存之物，亦是我國現存時代最早的佛寺壁畫作品。

五代十國，中原一帶有梁、唐、晉、漢、周相繼更替，長江流域有西蜀、南唐、吳、越等國，北方有契丹族建立了遼王朝，西北還有吐蕃、西夏等。由於地方政權割據，致使社會局面較唐代末年更為動蕩不安。這一時期的僧侶，極力利用佛教吸引香客信士，擴展教勢。據文獻記載，在中原一帶繪製有壁畫的佛寺就有京師雙林院、龍興寺、大相國寺，洛陽廣愛寺、天宮寺、福光寺、長壽寺等。僅京都龍興寺就繪有壁畫二百餘幅，規模相當可觀。這一時期的著名畫家仍因襲唐風而從事佛寺壁畫的創作。例如，後梁之荆浩、朱繇、張圖、跋異、李羅漢，後唐之韓求、李祝，後晉之王仁壽，後周之釋智蘊等都分別在佛寺內創作過精美的作品(註二一)。長江流域的西蜀、南唐及吳越之地，經濟、文化發達，佛寺壁畫見於記載者較北方為多。僅宋人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和宋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載，在寺觀之中繪有壁畫者共計三十餘座，且多出自名家之手。文人陶宗立畫佛像、鬼神、山水、車馬，均令人讚嘆。趙德玄及兒子趙忠義畫佛像鬼神、車馬人物、山水樹石、樓臺殿閣，皆盡其妙。杜翹龜畫佛、羅漢、十二面觀音等，形神皆佳，氣韻生動。王道求工佛道鬼神，人物畜獸，神態超群，冠絕一世。還有釋令宗、蒲師訓、阮浩、朱簡章、杜敬安、邱文博、董從誨、杜子環、楊元

真等也都畫有許多精美的作品。可惜的是，這一時期的佛寺留存甚少，其中的壁畫也大都蕩然無存了。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內的五代石窟壁畫，是研究五代佛寺壁畫的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山西省平順縣後晉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建造的大雲院彌陀殿，原構留存，殿內東壁和扇面牆正、背兩面保存有20餘平方米的五代壁畫。其題材為維摩詰經變、西方淨土變和觀音、大勢至菩薩像。大雲院的壁畫人物面相豐腴俊逸，衣飾勁健飄舉，唐風猶存。這是我國古代木構殿宇內僅存的五代壁畫，對瞭解和認識五代時期佛寺壁畫的發展成就頗具價值。

宋、遼、金時期，雖然結束了五代的分裂局面而趨於統一，但宋與遼、宋與金之間的反覆征戰，仍使社會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宋、遼、金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身的政權，都極力崇佛仰道，興修寺廟，以便民衆能從苦難的現實中尋求到精神慰藉，從而達到穩定人心的目的。宋、金之際，佛教勢力雖較唐代有所衰微，但人們心目中對“彼岸”、“樂土”的祈求，還是較為普遍的。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後就下令將後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世宗柴榮滅法時毀壞的寺院造像予以重興，隨即又勅令修建寺廟殿塔，下詔刻印“開寶藏”，使佛教勢力在恢復中有所發展。宋太宗趙炅建開寶寺，耗資億萬。宋真宗趙恒修相國寺凡四百五十餘區；修太原惠明寺舍利塔，揮金三千；造峨眉山普賢寺，其造像至今猶存。據史籍記載，北宋諸帝無不建寺造像，致使北宋境內的寺院達四萬餘所，寺內繪製壁畫者比比皆是。在《東京夢華錄》中就有“相國寺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蹟，左壁畫熾聖光佛，降九曜，百鬼戲；右壁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獻馬隊之類。大殿堞廊皆壁隱樓殿人物，莫非精妙”的記述。北宋汴京相國寺的壁畫就是由當時的著名畫師高益、高文進、石恪、李用及、李象坤、王道真、釋元靄等人所作。除此之外，王瓘因在招報寺繪製壁畫，贏得了“小吳生”(吳生即吳道子)的美譽；王靄在開寶寺和九德寺畫天王及彌勒下生像，甚為出奇；趙光輔在許昌開元寺和洛陽龍興寺畫地獄變相，效果極佳；董仁益在大慈寺和保福院畫漢孝明帝、摩騰、法蘭三藏諸像和首楞嚴十二觀，筆力勁健；徐友在太平寺畫《清濟貫河》一圖，浪濤汹涌，狀若飛流，堪稱山水縱橫，驚濤有聲，意境深遠，氣韻生動(註二二)。

山西現存的二十多座宋代佛寺建築，幾經後人修葺，其中的壁畫多已重繪。高平市開化寺大雄寶殿的壁畫，是目前已知的有確切年代可考的北宋佛寺壁畫遺作。此殿建於北宋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殿內東、西、北三面牆上都繪有壁畫，依其題記應為北宋紹聖三年(公元1096年)由畫師郭發所作。東壁為七地九會中四會，用連環畫形式構圖，局部經後人補繪過。西壁和北壁畫經變，北壁下部還畫有供養人像。大雄寶殿的宋代壁畫構圖嚴謹，筆力遒勁，為研究宋代佛寺壁畫的成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遼居我國北隅，受漢民族影響，崇信佛教有過於宋朝。遼代諸帝及諸王善畫者甚多(註二三)，因而在遼境內建造佛寺，繪製壁畫，不弱於中原。遼代寺廟宏敞，建築巍峨。古宜州大奉國寺的規模雄偉，“楹以千計”；綏陽寺樓堂殿閣、廊廡禪屋三百八十餘架(註二四)。保存至今的天津市薊縣獨樂寺、遼寧省義縣奉國寺、山西省大同市華嚴寺和善化寺、山西省應縣佛宮寺、山西省靈丘縣覺山寺等，都是我國遼代佛寺建築中的巨構。其中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底層和靈丘縣覺山寺舍利塔內保存有部份遼代壁畫。佛宮寺釋迦塔底層的釋迦牟尼塑像週圍畫佛像和飛天，前後門框以上的迎風板上面畫供養菩薩像。其造型、色調皆具唐風。覺山寺舍利塔內畫釋迦牟尼和十大明王像，後人曾局部地做過一些修飾，但遼風依然。這是我國遼代佛寺中僅存的明王畫像。近年來，在瀋陽市無垢淨光舍利塔地宮內還發現遼代的四天王畫像，筆法蒼古，色彩淡雅，異於宋畫，近於唐風。

女真族滅遼稱帝，立國號曰“金”。金朝居我國北隅，與南宋王朝形成對峙的局面。其間歷時一百二十年。金朝統治者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文化和禮儀，崇信佛、道，在其境內興修寺觀，用以安穩民心。金朝立國之初，就在漢族中大量擄掠工匠和各類專門人才為其服役，故使金代壁畫基本上是在宋代壁畫的基礎上發展和演變的。當時著名的畫家王庭筠、武元直、楊邦基、李山、趙霖等都僅有卷軸畫傳世，未見丹青於寺壁之述。山西省現存的金代佛寺壁畫除了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內有兩尊金剛像為金代補繪，朔州市崇福寺彌陀殿和繁峙縣巖山寺文殊殿內尚存金代壁畫，共計四百多平方米。崇福寺彌陀殿為金皇統三年(公元1143年)建，殿宇、琉璃、壁畫、塑像等都是金代原物。其壁畫主要描繪大型佛像、脅侍菩薩、千手千眼十一面觀音以及妙吉祥、除蓋障、地藏王菩薩等。畫面寬闊疏朗，氣韻古樸壯觀，色彩以紅、綠為主，在宋、金壁畫中獨樹一幟。巖山寺文殊殿壁畫是在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由“御前承應畫匠”王逵及王道等人繪製。其題材為佛傳和經變故事，在畫面上還穿插自然山水、各種建築和社會生活場面。此殿壁畫的色彩以青、綠為主，內容豐富，畫法高超，技藝之精細可與卷軸畫媲美，堪稱我國古代佛寺壁畫的傑作。

宋代以來，雖然仍有一些帝王崇佛仰道，相信“仙丹不老之術”，但整個宗教勢力(尤其是佛教)較唐代已有明顯下降，寺觀壁畫也不像唐代那樣隆盛了。文人水墨畫盛行以後，壁畫的繪製逐漸變為民間畫師的行業。畫師被稱為“畫匠”或

“工匠”。歷史上一些人賞水墨不賞重彩，重山水不重人物，珍卷軸而歧視壁畫，尊文人而卑工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致使畫史上很少記載民間畫師的作品，造成許多壁畫的作者長期湮沒無聞。繪製高平市開化寺大雄寶殿壁畫的畫師郭發、繪製繁峙縣巖山寺文殊殿壁畫的畫師王逵、王道等，即屬此例。山西省由於地域多山、歷史上交通不便，加之風情古樸、民間宗教信仰的氛圍濃厚，故而在全國範圍的宗教影響開始衰弱，文人水墨畫盛行以後，山西各地的佛寺壁畫創作仍很興盛。保留至今者雖然是分散各地的幾座寺院內數百平方米的壁畫，但是這些宋、遼、金時期的壁畫已是我國古代佛寺內的僅存之物。它們集中反映出宋、金時期佛寺壁畫的內容、體例和藝術成就，豐富了我國古代繪畫史的篇章。

元代尤崇佛教密宗和喇嘛教(註二五)，敕命喇嘛為上等人，并把他們派往各地住持佛寺。蒙元諸帝善征戰，故而戰事頻仍，社會處於動蕩之中。元朝統治者為維護其政權，封“國師”，作佛事，修功德，派遣士兵和工匠營造佛刹，以期讓官貴庶民(特別是廣大漢族)陶醉於宗教信仰之中。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文宗圖貼睦爾八帝，先后五次發軍和遣役一萬六千七百人營建佛寺，并大量施舍國庫資金，致使元朝的佛寺遍及全國各地，總數達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座，寺內僧尼達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註二六)。

寺廟建築和寺內壁畫的保存是相依為命的。山西省保存下來的元代木構建築共有三百五十餘座，居全國首位。在這些元代建築中還保留著一批精美的佛寺壁畫，數量之巨，藝術之精，亦冠於全國。稷山縣小寧村興化寺，創始於隋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元初重建。寺內壁畫是在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由襄陵畫師朱好古和張伯淵等人繪製。其畫題有七佛圖、彌勒佛及其脅侍、佛傳和十大明王等。可惜的是，1926年前後，國外一些文化商販勾結當地豪紳將寺內壁畫分塊剝取下來，分裝在木箱內盜賣國外，屆時北京大學研究所馬衡先生等人發現，出巨資肆仟餘圓將近百平方米七佛圖壁畫購回，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餘皆盜出國外，至今未歸。抗日戰爭中，興化寺亦被焚毀了。與興化寺相鄰的稷山縣青龍寺，為唐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創建，元至元到至正年間(公元1335—1368年)重建。腰殿內繪有釋迦牟尼傳記、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十大明王和儒、釋、道諸像。除了北壁為明代補繪(或明初畫完)，餘皆元代作品。其人物造型、筆法、色彩等與永樂宮三清殿幾無二致。洪洞縣廣勝下寺大雄寶殿，為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重建。殿內四壁滿繪壁畫，其中的釋迦牟尼說法圖、佛本行經變、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等在1928年被寺僧貞達勾結當地豪紳將其揭取後賣於國外，現存美國納爾遜藝術館。至今還保留在寺內殿宇山牆上部的幾塊壁畫，尚可看出其精湛的畫藝和風格。此外平遙縣慈祥寺三佛殿內的壁畫，已被後人刷白色掩蓋。從清洗出來的一小塊觀察，應是元代遺作。山西省境內的元代壁畫，除佛教內容外，道教和民間風俗的題材較為突出。洪洞縣廣勝寺水神廟明應王殿中的打球圖、賣魚圖、園林梳妝圖和芮城縣永樂宮純陽、重陽二殿內描繪各種社會生活場景的壁畫，形象地反映了金、元時期的社會風貌、民間習俗、建築形式和各類人物，是這一類型繪畫的經典之作。

時至明、清，佛教雖仍在發展，但人們心目中對宗教教義的信仰卻不像唐、宋時期那樣虔誠了。為此，當時的統治者和僧眾大量刊印經藏，弘揚“因果報應”，大力提倡修功德，設法讓人們相信布施寺廟可以得到百倍、千倍乃至萬倍的報應(註二七)。與此同時，佛教僧人在各個寺院內多營建地藏殿，并將十殿閻君、六曹判官、牛頭、馬面和地獄冥罰等畫像和塑像置於其中，用以提示人們欲免遭苦難則必須皈依佛教之理。明王朝繼元朝之後，仍然十分重視佛教中的喇嘛教派，專門封喇嘛為國師，使領天下佛寺。在西藏、青海、雲南、新疆、內蒙古和東北一帶，喇嘛教的影響尤盛。中原地區的喇嘛教寺院也較前大為擴展，許多原非密宗派系的寺廟，因密宗僧侶居住後大加改建(如洪洞縣廣勝寺、臨汾市碧巖寺、太原市崇善寺和報恩寺等)，隨之變成了密宗寺院。

明代興建和重修的佛寺甚多。據文獻記載，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在京城內外就有官立寺觀六百三十九所。山西省現存明代寺觀三千多處，有元代興建和明代補葺的寺廟四百多處。若以此推算全國(這樣推算祇是約數)，其寺觀總數當不下十五萬座，為前世所未有。儘管寺觀壁畫的繪製仍在繼續，但明代壁畫匠師却極少載入畫史的典籍。筆者所見者有二例。其一，《畫史會要》中有“張德輝善畫龍，神祠、梵宇古壁尚存其跡”的記載。其二，《列朝詩集》中有顧寅畫山水松石、於半塘寺畫松壁的描述。另外，在方志之中還有一些史料，由於分散各地，故未被集中載述(註二八)。縱覽全國各地，在北京市法海寺、天津市炮薊縣獨樂寺、河北省石家莊市毗盧寺、青海省樂都縣瞿曇寺、四川省蓬溪縣寶梵寺、河北省正定縣隆興寺內都存有我國明代壁畫的佳品。北京市法海寺內的《帝釋梵天圖》完成於明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由宮廷畫師宛福清、王恕等十多人繪製，是明代皇家寺廟壁畫的典型之作。河北省石家莊市毗盧寺內畫儒、釋、道三教諸神五百多尊，是明代寺廟內用於水陸法會時供奉的壁畫。

山西省境內的明代佛寺壁畫保存尤多，堪稱精品者就有2000平方米，具體分布在太原市多福寺與晉祠明秀寺、渾源